

易胆大的班子

四川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易胆大的班子”，是四川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川剧艺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他们以独特的斗争方式对旧势力的反抗。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三年六月，《成都晚报》副刊曾辟专栏发表了近二十篇谈易胆大故事的文章。本书除将这些文章收入外，还约请一些同志整理了这方面的故事，共计二十八篇，起名《易胆大的班子》，奉献给读者。

• 编 者 •

目 次

易胆大“收妖”	(1)
锁“花脸”	(4)
“星期戏”的风波	(6)
王幺公挑“漏眼”	(8)
流氓挨了蟠龙棍	(11)
陈锅魁卫护柯宝珠	(13)
“添汤戏”《王祥卧冰》	(16)
亮靴子	(18)
武松难打瘟老虎	(20)
诸葛亮“借西风”	(22)
“菩萨”点戏起风波	(23)
灵官找鞭	(25)
打杂师痛惩摇旦子	(27)
升在天宫做玉皇	(31)
张三爷夺鞭	(33)

原来是你.....	(34)
寿星老汉献蟠桃.....	(36)
真正“水擒庞德”.....	(39)
孔明传的啥子令?.....	(41)
张飞大战胡敬德.....	(43)
老虎赔偿.....	(45)
三堂新.....	(48)
赵公明的“师傅”.....	(50)
戏装的故事.....	(52)
张飞三变化身.....	(54)
“公爷叫啥名字?”.....	(57)
狗咬苏秦.....	(59)
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	(61)



易胆大“收妖”

周企何

苏财神和王么老爷为了争当执事会首，勾心斗角。后经其他会首看出，才从中排解：各人执事一天。但两家还是面和心不和。

当时，易胆大的班子正在那里唱会戏。头天是苏财神执事，他想暗中讥讽王家，就点了一出《珍珠衫》。那晚上一看戏哪！硬把王么老爷的嘴都气肿了，因为《珍珠衫》是说王三巧失节之事，他以为这“大大地肇了王家的皮”。第二

天，就该王么老爷执事了，他满肚子的气没处泄，于是，就把易胆大喊来，吩咐说要看《审苏三》。他的意思是想借此报复，把面子捞转来。哪晓得戏牌才挂出去，苏财神就跑来找易胆大。他拍桌拌掌地骂：“噫！难道你不晓得苏家是个大姓哇！噫？！不管咋个，这个戏都不准唱。”他这样没头没脑地来就是一顿骂，把易胆大弄得摸不倒火门，心头鬼起火，于是就一颗钉子一个眼地回答说：“戏是王么老爷点的，你去找他闹嘛！”嘿！万不想这句话倒把苏财神弄来僵起了，随后他才节外生枝地说：“昨晚上的戏就没有唱好，王么老爷都惹了，今天罚你们另唱一个戏给王么老爷消气。”易胆大仔细一想：“昨晚上的戏咋能怪我们喃？明明就是你苏财神点的嘛！呵！原来如此。”易胆大看清了他们葫芦里卖的啥子药，“嘿，他真是吃不到牛肉，在鼓上来报仇。好嘛！……”于是他就对苏财神说：“唱就唱嘛！那我们唱一出《龟蛇图》你看如何？”苏财神连连点头道：“只要不唱《审苏三》就好。”

那晚上的戏很闹热，尽些些神仙打仗，龟蛇斗法。戏演到龟精蛇精正打得冤冤不解之时，由易胆大扮的尊武祖师就出场了。众人见他与往常的唱法不同，都涌到台口去看究竟。只见他骂道：“胆大孽畜！既然生长此地，就该藏头缩尾，尔等不与人造福，反与人为害，为何涌水喷毒，伤害黎民？！”言罢之后，取下身边的葫芦，口中念念有词，将二妖收入葫芦内面，又唱道：“二妖做事好大胆，涌水喷毒害人间，吾当将尔收伏后，从此这方得平安。”唱完之后，戏就

么台了。只见苏、王二人在台下连连称赞说：“唱得热闹！唱得热闹！”同时他们还暗暗想道：哎呀！这出戏与我无关了。



锁“花脸”

周企何

易胆大叫啥名字？我还不大清楚。但他带领川剧班子的传说，却是好多人都知道的。

一次，易胆大带着班子在一个县写了城隍戏。这个县玩友多，会首又懂戏，往往寻隙搜缝，挑到一点毛病就罚戏。好多戏班子被罚得连伙食都开不起。易胆大班子上的艺人们也都很注意，尽量避免罚戏。所幸头两天安然而过，殊不知会首发现戏班子花脸行弱，就专点花脸犯工戏。先点一出

《三进碧游宫》，花脸对这个戏很生，怕唱。易胆大给他打气，叫他唱。哪知会首有意盘剥，拿着本子来看戏，专逮漏眼。花脸心中胆怕，台上就戳拐，把“安庆腔”（昆曲的一种）唱走了调。会首一口咬定，说是民间小调，要罚戏一本。又点一出《赏功访袍》。花脸本来就记不得，加上头天又戳了拐，不敢再唱。大家都很着急，想找易胆大商量对策。谁知前台后台都不见他的人影。都要敲开台锣鼓了，突然易胆大带着一个身材高大、面宽额高的人回来扮戏。大家见那个人不惊不诧，才稍微安心。起初，那花脸唱做不错，一不小心，误将薛仁贵叫成薛平贵。会首抓到这点又要罚戏。这下大家都怪起易胆大来了，说他不该找人来唱。易胆大也不分辩，用做戏的铁链将那人锁去见会首，并说：“敝班初到贵县人生地疏，多承照看，都怪角色不好，所以我高价在贵县聘了一位，只说使会首称心如意，谁知贵县的玩友更是草包。只好把他锁来见会首，要罚就罚他一人，我们要吃饭，罚不起罗！”

会首一看，玩友乃自己堂弟，刹时目瞪口呆。

“星期戏”的风波

郑福盛口述 惠 风整理

抗战初期，易胆大的班子在顺庆府唱戏。当地驻军李旅长，外号李毛牛，以“慰劳”国军“支援抗战”为借口，估逼易胆大的班子每逢星期天演义务戏一天给士兵们“娱乐”，取名“星期戏”。易胆大气不过他们任意敲诈，便临时编了一出“时装戏”来挖苦他们。这出时装戏的剧名叫《亡国恨》，剧情是描述一群国民党的丘八见了日本兵一枪不放就往回跑，而见了老百姓却又歪又恶，把一户农民家仅有的一条毛牛也抢走了。李毛牛和他的副官们开初并不在意，后来越看越不是味道，觉察到台上的新戏不是明明在讥讽他们吗？他立刻大发雷霆，命令他旁边的副官道：“狗娘养的戏娃子，挖苦起老子来了，快叫兄弟伙去给他娘的砸了！”于是，他手下的丘八便一窝蜂地冲上舞台，不问青红皂白，便动手打起人来。易胆大见来势凶猛，也不示弱，便指挥全班人马拿起刀枪剑戟与丘八们混战一场。

混战之后，双方都各有损伤。只是园子被捣毁了，演出的服装道具被砸烂了，易胆大的一班人马暂时不能演出，饭碗问题马上得不到解决了。易胆大见大家愁眉苦脸，突然灵机一动，大声叫道：“走，牵毛牛去！”说着，便朝着李毛

牛的司令部走去。大伙怕他吃亏，也紧随在他身后。易胆大领着一伙人理直气壮地闯入司令部，说是要见李旅长商谈为士兵继续演出之事，因此岗哨也未敢阻挡。易胆大见了李毛牛后，劈头问道：“李旅长，你叫我们演‘星期戏’，说是为了支援抗战，现在你又派兄弟伙把我们的园子砸了，你不是要担当破坏抗战的罪名吗？将来，你们上方怪罪下来，你吃得消吗？”李毛牛开始还有些余怒未消，继续出言伤人，但又觉得易胆大问得有道理，便有些软口地说道：“呃，我叫你们演‘星期戏’，就是上方的意思嘛！也是为了鼓励将士将来上战场杀敌嘛！你们怎么编起新戏来挖苦我们呢？”易胆大故作惊诧地说：“啊，你们捣毁园子原来才是为了这个啊！那你就完全误会了，我们编的那出新戏正是让弟兄们看到敌人的凶残，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啊！”李毛牛又说：“那又为什么要演士兵拉老百姓的毛牛呢？就是有这个情况，也不能演出嘛！”易胆大又机灵地答道：“拉毛牛吗？是正该的嘛！难道弟兄们打仗辛苦了，拉支把毛牛‘慰劳慰劳’不对吗？”易胆大牵着李毛牛的鼻子转，几句话说得李毛牛心里热乎乎的。他见李毛牛心里有了转机，乘机要求道：“现在园子被砸了，我们也不能继续‘支援抗战’了，李旅长，你看怎么办？”李毛牛自觉理亏，又怕背“破坏抗战”的罪名，便趁势下台，说道：“这样吧，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补偿你们一笔‘娱乐’费，拿去添置服装道具吧！”就这样，易胆大终于制服了李毛牛，拿到一笔损失费走了。



王幺公挑“漏眼”

杨云凤

有一回，易胆大的班子在赛龙场上唱戏。这个镇上姓王的最多，其中有个老幺，是镇上的舵把子，因而有的人喊他王幺公。王幺公善于整人害人，还会哼两句川戏，常在众人面前绷他是川戏内行。因此，凡是戏班子在场上唱的戏，都要受到他的百般挑剔。戏班子唱完戏后，要是王幺公说声

“唱得不好”，戏班子就拿不到钱。

易胆大的班子刚到场上的当天晚上，王么公就要他们唱一台不给钱的亮台戏；第二天唱了早台又唱正本，接着又唱垫台、下本、花戏和夜戏，并在花戏唱完了后还要“添汤”（当时唱戏，唱一天戏为一本，但不包括花戏和夜戏。花戏，即属于正本中的一场折子戏。“添汤”，即是再添两折戏）。这天前后唱了六台戏，不但一文钱不给，还故意挑漏眼说“穿戴不整齐”，还要罚戏。易胆大早就打听到王么公是个爱钻空子的人，便马上召集演员来商量对策。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设法让王么公来唱一角。当天晚上，易胆大去会王么公，对王么公说：“班子上的兄弟伙久慕么公大名，都希望么公登台指教！”王么公一听，心里象塞了块糖，满口答应。第二天，王么公在众人的推举之下，饰演了《挡幽》（全本）中的申侯。扮戏时，易胆大专门与王么公找的青胭脂（干胭脂加清油调配的，抹上后，要慢慢浸入眼睛）来抹眼圈和眼膛；穿戴时，与他套上网子之后，便用千斤带和打湿的绦帕与他紧紧缠在头上，然后再与他戴上重重的苍蝇头的“马超盔”。扎靠子时也与他扎得特别紧，穿的靴子也是一双最高的。刚穿戴好，王么公就叫唤：“快与我解了呀，我的脑壳要爆了！”易胆大说：“没关系，出了‘鬼门’（那时称马门叫鬼门关）就好了。”王么公忍痛出场之后，站在下马门的弓马桌上。这时，他感到脑壳和身上都十分胀痛，眼睛又冒金花又淌眼泪，使得他唱也唱不出，舞也舞不动，欲下不能下，欲走不能走。观众见他泪流满面，既不登

式口又不开腔，与剧中人物的身份很不相符，便装起认不倒，大骂起来：“你龟儿子唱的啥子戏啊！快点滚进去！象你那样唱还没得我们王么公唱得好！”王么公看到观众指指夺夺地谩骂，弄得来哭得笑不得，只好慌忙把胡子取了，哭稀稀地说道：“不要骂啊，我就是王么公。”



流氓挨了蟠龙棍

郑 福 盛

有次唱《下河东》，易胆大扮演赵匡胤。当地码头上的袍哥把头又安心要把他难住，好罚戏，便特别在地方上选择了一个流氓到戏中扮探子。当戏已演到斩过呼凤的时候，探子上场，本来按照戏的路子是探子向赵匡胤报告：“呼金定讨战！”可是这个探子为了达到捣乱和罚戏的目的，故意改了原有情节，报成：“陶三春生反。”台下的袍哥大爷高兴极了，以为这下子易胆大再聪明也准定么不倒台，可以大罚

一顿。一般观众都为易胆大捏一把汗，担心他应付不了这个流氓的捣乱。可是在牛鬼蛇神的社会里闯来磨去的易胆大，胸中自有对付这个流氓的办法。闻报告，他便不假思索地唱道：“乾德王背时倒了运，探子儿郎报不清，明明是复仇的呼金定，他报道又反了陶三春。王传诏责打四十棍……”穿角的见这家伙在台上捣乱的时候，早就气慌了，而今听说要打这个坏蛋，心里象喝了碗凉水一样，立刻精神抖擞地吼了声：“领诏！”举拳挽袖，准备动手。易胆大想，要是打起来，这家伙爬起来跑了咋个办？灵机一动，给穿角的递了个眼色，接唱道：“待为王亲自来执行……”他从吼班手里夺过蟠龙棍，四个吼班已明白易胆大的用意，一涌上前，将那流氓按在台中，让易胆大扎扎实实地把他捶了一顿。台下的观众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齐喊：“打得好！打得好！”易胆大打了一阵之后，又唱道：“念你初犯饶了你，下次谎报要加重刑。”这个流氓在台上遭了个闭口伤，才晓得易胆大不是好欺负的。

陈锅魁卫护柯宝珠

友 朋

易胆大为了班子上的人能吃饱饭，也真胆大，不管什么戏，也不管人够不够，条件怎么样，会首点，就要唱。当然，他的胆大也和艺高、机灵分不开，就是大家说的“艺高人胆大”。

这天的戏，会首点的《御河桥》。班子里的花脸病得起不倒床，易胆大挺身而出，扮演柯胡子。可是临到开戏，把人马一算，还差一个穿家院的。本来，这种角色少一个把也没关系，可是会首说了，一定要四个丫环、四个家院，不然就不象太傅家了。易胆大没法，走出戏园门，见一个姓陈的小贩正在收锅魁（面饼）摊子，易胆大就找到他，说：“今天我们临时有点困难，请你哥子帮下忙，在《御河桥》里穿个家院，晚上的伙食就在班子上吃。”这个陈锅魁很喜欢看易胆大班子演戏，穷人惜穷人，也同情易胆大班子的穷苦生活，于是也胆大起来，满口答应：“要得！”

哪晓得戏演到《拷打柯宝珠》时出岔子了。原来这位穿院子的陈锅魁出场站在台子边上，没事可做，他只顾看戏——他平常看戏，因为穷，买不起好座位的票，连演员的眉眼都看不清楚，今天在台上看戏，那么近，好舒展！谁知他